

《过去现在因果经》语气副词使用情况考察

牛丽亚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佛经文献《过去现在因果经》语气副词较为丰富,为数不少是新兴的。这些新兴副词以复音词为主;从来源上看,除了实词虚化和复合构词两条途径之外,范围、时间副词的再虚化也是语气副词的重要来源。在语气副词的形成过程中,否定句、疑问句等语用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过去现在因果经》 语气副词 再虚化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6)04-172-06

《过去现在因果经》(下面称《因果经》)是南朝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的一部汉译佛经,主要描述了释迦牟尼佛本人的传记,属于本缘部的佛传经,与东汉康孟祥的《修行本起经》属于同经异译。《因果经》全书有5万多字,语气副词较为丰富,为数不少是新兴的。

语气副词是副词中较大的一个次类。语法意义上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情感认识。情感包括感情、情绪、意向、态度等,认识是说话人主观上对命题是否真实所作出的判断,涉及可能性和必然性等。^[1]句法上,可以修饰作谓语的动词、形容词、名词或整个句子。综合目前语气副词的研究状况,结合《因果经》语气副词的实际情况,我们以语义为主要标准,以功能、句法分布为辅助标准,把《因果经》中语气副词分为6个小类。对于产生并流行于上古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如若其语法功能与用法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文中只列出词目;对于中古新兴副词或者虽然是承古副词,但用法不多见的我们列出词目并举例说明。

一 《因果经》语气副词使用情况考察

(一)表肯定、强调。这类副词语义上或表示说话人根据逻辑推理,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进行肯定性推断;或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进行断定和强调;或凸显说话人的决心和意志。这是语气副词中最大的一个次类,又可以细分为表肯定和表强调两个小类,《因果经》中此类副词最为丰富,凡32个。

表肯定。这类副词中继承上古的有“必(33)^①、当(21)、实(17)、终(15)、定(7)、本(4)、诚(4)、要(3)、自(3)、果(1)、审(1)、真(1)”,共12个;中古产生或有所发展的有“必当(14)、决定(12)、自当(9)、必定(3)、正当(2)、会当(1)、会自(1)、要终(1)、正自(1)、真实(1)”,凡10个。

【果】【真实】

(1)圣道甚难登,智慧果难得。我于此难中,皆悉已能办。(642c)^②

(2)(其父)语耶舍言:“善哉!善哉!汝为此事,真实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来得见道迹。”(645c)

《助字辨略》:“果,信也、审也。”该用法只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的确认,不存在主观预期和客观

收稿日期:2016-07-05

作者简介:牛丽亚,女,1980年生,河南济源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基于注疏文献的先秦汉语语料信息处理研究”(编号:15BYY09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间副词、情状副词研究”(2015-QN-492)。

① 词目后面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该词在《因果经》中的词频,下文同。

② 译经使用《大正藏》,“642c”表示该例句出现在《因果经》第642页的c栏。

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复音词“真实”由语素“真”和“实”同义复合而成，相当于“确实”。

【必当】【必定】【决定】【自当】【正当】【会当】【会自】【正自】

(3)我今若受一王钵者，余王必当生于恨心。(643b)

(4)北门既开，太子必当从此而出，宜速寻觅太子所在。(635a)

“必当”西汉已见，由语气副词“必”和“当”复合而成。正如李素英(2010)所说，一般表示根据事实对未来说情况所作的肯定判定和推测，相当于“必将”，^{[2](P23)}此时“必当”具有[+将然][+推测]的语义特征，如(3)。中古时期，“必当”有所发展，也可以用于已然句，表示对已发生事情或一般事理的主观肯定性推断，如(4)，此时“必当”的“将然”义消退，仅表推测，语义更加空灵。《因果经》中该词用于未然句的共10例，出现于已然句或惯常句的凡4例。

(5)太子、优陀夷，二人独见，此是天力，非诸臣咎，必定当如阿私陀言。(631b)

(6)世间诸众生，皆为三毒缚；诸根又轻躁，驰荡于外境。而今见仁者，诸根极寂静；

必到解脱地，决定无有疑。(643c)

“必定”、“决定”均属于联合式合成词，例(5)中“必定”和“当”并用，形式上的叠加起到了强化肯定推断的作用。例(6)中“决定”和上文的“必”相照应，表肯定推断。

(7)父王忧愁大火今虽炽然，我与父王，唯余今生有此一苦，将来自当永绝斯患。(636c)

(8)世尊所以说此偈者，正当以我犹着七宝，我今宜当脱如此服。(645b)

“自当”、“正当”也属于联合式复音词，由语气副词“自”或“正”和“当”复合而成，或强调说话人主观情感，或表示肯定性的推断，可译为“定当”。

(9)一切恩爱，会当别离。(633a)

(10)诚如汝语，设我住宫，乃可免此荆棘之患；老病死苦，会自见侵。(633b)

“会”表“终究、必定”的用法是此期新产生的，如《列子·天瑞》：“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复音词“会当”属于联合式，“会自”属于附加式。

(11)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为国无绍嗣耳。(631b)

附加式合成词“正自”表示说话人对“大王苦留我”的原因的肯定推测。

【要】【终】【要终】

(12)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轮，要不还与父王相见；若当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摩河波闍波提及耶输陀罗。(633a)

中古时期，助动词“要”进一步引申发展为语气副词，董志翘、蔡镜浩(1994:577-578)已提及：“要”表“一定”、“终究”之义，实为“应当”、“应该”、“必须”义之引申，从“必须”到“一定”，其引申脉络甚明。^[3]这种观点和类型学提出的“道义情态>认识情态”的演变模式是相吻合的。时间副词“终”一般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表“最终”；当其用于非现实句中时，表最后的时间因素弱化，而说话人的语气得以凸显，可译为“终究、必定”。此外，否定句也是“终”主观性增强的重要语境。例(12)中“要”和下文的“终”同义对举，语义上凸显了说话人的信念和决心。

(13)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639b)

复音词“要终”由语气副词“要”和“终”复合而成，强调了说话人的决心和意志。

表强调。强调类语气副词主要用于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中，加强所在句子的语气。这类副词本身不含特定的语气，但可以起到加强语用表达效果的作用。见于上古的有“则(5)、乃(4)、即(1)、复(4)”，共4个；中古新出现的有“便(3)、既(2)、了(1)、永(1)、初自(1)、亦复(1)”，凡6个。

(14)若能观色，离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灭便是苦灭。(651a)

(15)如是良久，微声而问：“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独作此归，我之性命，云何而存？”(638c)

例(15)“既”出现于判断词“是”前，起到加强判断的作用，“既”的这种用法可能是受“即”的影响而产生的。古书中二词的副词用法常常混用，虚词辞书多有提及，如“即”可以表示“既”的“已经”，“既”也可

以表示“即”的“立即、随即”，根据相因生义理论，“既”也可能产生“即”用作语气副词的用法，该用法也见于同期其他佛经语料，如《贤愚经》：“时估客子，更上一珠，价直二十万，复往白言：‘愿使嘱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万，彼若得胜，虽复侄儿，无一钱分，此理可通。’”（382c）

(16) 我等亦如是，失所归依处，方漂生死流，了无有出缘。（623c）

(17) 是痴恶魔，徒自疲劳，永无所得。（640c）

(18) 尔时太子，恒与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无有世俗之意，于静夜中，但修禅观。（629b）

“了”、“永”、“初自”通常用于否定词“不”、“无”、“未”之前，加强所在句式的否定语气。它们本身是含有[+全量]语义特征的范围、时间副词，当和否定词连用时，因要凸显句中的否定焦点而发生了重新分析，从而形成了语气副词。中古时期“了”、“永”比较活跃，而“初自”很少见，只在南朝文献中出现了少数用例，如《南齐书·谢朓传》：“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邪？”例（18）中“初自”，在加强否定语气的同时，还表示一定的时间义，可理解为“从来”。纯粹的语气否定正是从否定一个时间段发展演化来的，有时两者之间难以截然分开。

(19) 我今既舍转轮王位，亦复何缘应取王国？（637b）

“亦复”主要用于反问句中加强语气，“重复、累加”类副词如“又、复、亦、亦复”等，当它们用于反问句中时，因要凸显句中的疑问焦点，表达否定性语义内涵，其“重复、累加”义便不再重要，相反，反问句本身具有的表强调的语用义浸染到这些词身上，促使它们发展出加强疑问语气的主观意义。

“肯定、强调”类单音节副词，从来源上看，主要有三种：其一来自于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的虚化，如“诚、审、实、真”等词来自于“真实、详审”义的形容词的直接虚化，Heine&Kuteva（2002:302）已经通过其他语言的资料说明“形容词‘真实’>加强断言副词”是跨语言普遍存在的语法化模式。^{[4]（P202）}又如“必、定”来源于“肯定、断定”义实词的语法化。其二来自于范围、时间等其他副词的再虚化，如“本、终、初、永、了、复、亦复”等。其三来自于助动词的进一步语法化，如“当、要、会”等。

“肯定、强调”类复音副词较为丰富，大都是中古新产生的；从结构上看，以联合式和附加式为主。

（二）表委婉、推测。语义上表示对某种事件情况、性质状态或数量不太肯定，只能作出含蓄的、大致的判断或推测，句子中因这类副词的加入，在表达上显得更加委婉、含蓄。推测可分为不定推测和疑惑推测，前者主要出现于陈述句中表或然语气；后者一般用于疑问句中表达说话人推测的语气。《因果经》中此类副词凡9个，见于上古的如：宁（3）、或（1）、将（1）、得无（2）、无乃（1），中古新出现的如：不必（1）、将非（1）、将无（1）、或能（1）。

(20) 所修道异，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罗逻、加兰，仁者可往就其
 言论；我观仁者，亦当不必住于彼处。（634c）

“不必”即“未必”，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

【宁】【将无】【将非】

(21) 王问从者：“太子今出，宁有乐不？”（630b）

(22) 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随水流，将非恶人之所害耶？（649c）

(23) 年少沙门，龙火猛烈，将无为此之所伤耶？（646b）

“宁”、“将无”、“将非”三词主要出现于疑问句中表示推测，《因果经》中语气副词“宁”均表示推度语气，不表反问语气；相反，“岂”都表示反诘语气，不表推度语气，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译经大致如此，体现了语言正朝精密化和准确化方向发展。关于“将无”一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表不定、委婉语气，一种认为表疑问语气。朱庆之（1990）通过不同的《法华经》写本的比较，得出结论：汉语“将无”并不是疑问词，其本身没有疑问的意思。^{[5]（P250）}“将非”译自梵文 mā haiva, mā haiva 表达一种猜测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口语里的“该不会……”^{[6]（P265）}

(24) 尔时世尊，知其为子故来至此，若使即得见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终，便以神力，
 隐耶舍身。（645b）

“或能命终”即“或许命终”。“或能”即“或”，语素“能”不表实在意义，只是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熊娟(2009)通过同经异译材料已经证明，并指出“能”在汉译佛经中是一个运用很广泛的词缀^[7]。“或能”一词在同期其他译经中也有用例，如《贤愚经》：“彼人妇者，傥能端正，晖赫曜绝？或能极丑，不可显现。”(357c)“倘能”和“或能”同义换文，都表示推测语气。

“委婉、推测”类单音节副词数目较少，只有3个。其中“宁”的推度用法来源于它的反诘用法，“或”表或然语气的用法来源于不定代词的语法化，“将”表推测语气的用法是由时间副词进一步虚化而来的，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的发展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共性。^{[8](P229)}。这类复音节副词从结构上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大都来自于跨层结构。

(三)表深究、反诘。这类副词语义上往往表示疑问，更多地蕴含了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情感因素。在使用上，常常和语气词配合使用。《因果经》中此类副词凡8个，见于上古的如：岂(12)、而(3)、诘(1)、能岂(1)。中古新出现的有：定(1)、实(1)、必定(2)；岂复(1)。

(25)我今当往寻求太子，不知实时，定在何许？(636a)

(26)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实如此不？(635c)

(27)然诸仙圣，一言未来定有果报，一言定无，此二仙圣尚不能知未来世中必定有无，太子云何欲舍现乐，而求未来不定果报？(636c)

“定”表追究的用法始见于南北朝时期，主要出现于南朝语料中；“实”表追究的用法东汉开始出现；汉语史“必定”表追究的用法相对少见。这三个词本身可以用在陈述句中，表肯定、强调语气；当它们用于疑问句中时，其强调功能弱化，同时具有了一定的传疑功能。疑问句的信息流向与陈述句相反，陈述句的说话者告知信息，疑问句的说话者求索信息(Givón, 1984)。^{[4](P205)}如例(26)“实”用于正反问句中，不再表示对命题真值的确认，而是表示进一步追究的语气，因为正反问句是不具备真值性的命题，“实”的使用强化了说话者的追究语气，即期待听话者给予回应。例(27)“必定”修饰正反问句形式“有无”，且主句动词是“不能知”，这种情况下，说话者的期待就更加明显，因为“不能知”间接表达了“请告诉我”的指令。

(28)世间之法，独生独死，岂复有伴？(633b)

附加式合成词“岂复”表示反诘语气。

(四)表祈使语气。《因果经》中该类副词比较少，只有2个：其中“但(意为尽管)(4)”见于上古；“好(意为好好地)(3)”流行于中古。

(29)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园林台观，皆使严整，香华幡盖，数倍于前，无令复有老病臭秽在道侧也。(630c)

(五)表意料外、逆转。这小班副词属于史金生(2003)所说的评价类语气副词。评价类语气副词通常表示说话人对事件的主观评价或认识，根据表达意义的不同，又可分为意料内、意料外、契合等几个小类。其中意料外语气副词较多，我们归为一类，其余类别《因果经》中词目很少，暂时归为一类。意外态是一种主观意愿同客观事实相反的，出乎意料或略感惊讶的情态，如“曾”等；逆转态则是由于对某种情况或现象的主观否定而形成的对立或转折^[9]，如“反”、“还”等。这两种情态语气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共同点，因此我们把它们归为一类。见于上古的有“乃(16)、更(4)、还(3)、独(1)、反(1)、方(1)、曾(1)、辄(1)”，共8个，中古新出现的有“正(1)、反更(2)、乃复(1)”，凡3个。

(30)太子闻已，而心念言：“出家以来，乃如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638b)

例中“正”强调的结果和上文事理相悖，“正”被赋予了“竟然”义，表示出乎意料的语气。

(31)夫妇之情，恩爱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635b)

“反”、“更”同义复合成“反更”，和“而乃”叠加，加强语义。

“意料外、逆转”类单音副词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一，来源于“返回”义动词的虚化，如“还、反”等，“返回”义具有[+相反][+位移]的语义特征，在人类隐喻的作用下，“路线相反”的源范畴和“情状相反”的目标范畴之间具有像似性，基于这种像似性的存在，“返回”义动词虚化成逆转类语气副词；二，来

源于限定性范围副词的再虚化,汉语史上,在一定的语境中发展出表逆转用法的限定副词不在少数,除了上文的“正”之外,又如“独、徒”等,《左传·隐公元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荀子·天道》:“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三,来源于表承接的时间副词的再虚化,如“乃、辄”等,当这些承接副词所关联的两种情状在事理上相悖时,它们便产生了表逆转的用法。

(六)表意料类;契合。《因果经》中这类副词词目较少,只有3个,包括表意料内的“果(1)”和表契合类的“会(3)、正(10)”,这三个词上古均已出现。

(32)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649a)

系动词“是”前是语气副词的典型分布位置,《因果经》中“正”直接修饰系词的用法共8例。

二《因果经》语气副词特点分析

上文我们对《因果经》中的语气副词的使用情况和来源进行了描写分析,下表为《因果经》语气副词简表。

《因果经》语气副词简表

次类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总数	
	词数	百分比	词频	词频比	词数	百分比	词频	词频比	总词数	总词频
表肯定、强调	16	50%	124	69.7%	16	50%	54	30.3%	32	178
表委婉、推测	5	55.6%	8	66.7%	4	44.4%	4	33.3%	9	12
表深究、反诘	4	50.0%	17	77.3%	4	50.0%	5	22.7%	8	22
表祈使	1	50.0%	4	57.1%	1	50.0%	3	42.9%	2	7
表意料外、逆转	8	72.7%	28	87.5%	3	27.3%	4	12.5%	11	32
表意料内;契合	3	100%	14	100%	0	0	0	0	3	14
总 数	37	56.9%	195	73.6%	28	43.1%	70	26.4%	65	265

据上表,《因果经》中语气副词具有如下特点:

1.《因果经》的语气副词系统作为共时平面的词汇子系统,它是由具有不同时间层次的成员组成的。《因果经》语气副词共有65个,其中继承上古的旧有副词共37个,占总词数的56.9%;中古新出现的副词有28个,占43.1%。从使用频次上看,不少旧有副词仍然很活跃,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如“必、当、终、实、岂、乃”等;而新兴副词总体上使用频率较低,无法和旧有副词相抗衡,个别副词如“必当、决定、自当”等除外,这是语言继承性的体现。相对于旧质要素而言,新质要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能体现出语料的价值和特点。《因果经》语气副词的发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因果经》中出现了28个新兴副词。这些副词以复音词为主,共20个,单音节新词新义只有8个。单音副词中新词有“便乃是、了、好”3个,新义有“既乃是、永完全、定究竟、实究竟、正竟然”5个,新义比例略高于新词。《因果经》复音词凡22个,除了“无乃、得无”继承上古外,其余均为本期新兴副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古时期的复音化进程;从形式上看,这些复音词主要有联合式、附加式、跨层式三种结构,其中联合式有10个,附加式有7个,主要由中古盛行的词缀“复”、“自”参与构成,此外跨层构词也较为丰富,共有5个。

其二,某些新副词兴起的的同时伴随着旧有副词的衰落。以表“确实”类的语气副词为例,上古常用的“固、信”等词,《因果经》中均未出现;就《因果经》中出现的“诚(1)、审(1)、实(17)、真(1)、果(1)”等词而言,“实”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其他词语,结合中古其他语料中这些词的使用频次,我们认为上古的常用的“审”、“果”此期已基本衰落,“真”因其形容词用法的常见性,此期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胡湘荣(1994)通过鸠摩罗什的“新译”与支谦、竺法护的“旧译”作对比,指出:到东晋时“实”比“审”更贴近口语,所以“新译”取而代之。^[10]这一结论和我们的看法是吻合的。

2.《因果经》中有个别新用法大都仅见于佛经语料,同期中土文献较为少见,如“既乃是”,“既”的新用法很可能和译者使用汉语的水平不高有关。

3.《因果经》中语气副词不同小类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类别的语气副词数量相差悬殊,肯定、强调类语气副词最为丰富,共32个;意料外、逆转的语气副词也较为发达,有11个;委婉、推测类和深究、反诘类语气副词成员也为数不少。而表祈使、意料内和契合的副词则相对较少。与此相应的是《因果经》新兴语气副词也主要集中这几个小类,其他小类几乎没有新兴成员。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和不同小类副词本身成员是否丰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译经自身的文体、内容不无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同其他类别副词一样,实词虚化和复合构词也是语气副词不断新陈代谢的两条主要途径。此外,范围、时间等其他类别副词的再虚化也是语气副词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上文提到的“本、终、初、永、了、复、亦复、将、乃、辄、独、正”等词,这是符合语法化的单向性特征的,即语法化的演变过程是以“词汇成分>语法成分”或“较少语法成分>较多语法成分”这种特点方向进行的。^[11]

众所周知,语法化的动因有句法、语义、语用、认知等多种因素。对语气副词而言,语用环境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词的意义和功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体现出来的,所以语境是词义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否定句、疑问句等语境在语气副词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新用法产生的必要语境。这是因为否定句、疑问句和陈述句相比,更能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也就相应地更容易实现副词的主观化。如:“复、亦复”加强反诘语气的用法是在疑问句这一语境中实现的,“了”、“永”、“初自”起到加强说话人语气的作用是在否定句中完成的,“定”、“实”、“决定”表追究语气的用法是在疑问句中形成的。

参考文献:

- [1] 史金生. 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和共现顺序[J]. 中国语文, 2003(1).
- [2] 李素英. 中古汉语语气副词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 [3] 董志翘、蔡镜浩. 中古虚词语法例释[M]. 吉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 [4] 谷峰. 先秦汉语情态副词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 [5] 朱庆之.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M]. 台湾: 文津出版社, 1992.
- [6] 龙国富. 《妙法莲华经》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7] 熊娟. 佛典文献中的“~能”附加式双音词[J]. 台州学院学报, 2009(1).
- [8] 石毓智. 语法化理论——基于汉语发展的历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9]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10] 胡湘荣. 鸠摩罗什同支谦、竺法护译经中语词的比较[J]. 古汉语研究, 1994(2).
- [11] 吴福祥. 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J]. 当代语言学, 2003(4).

责任编辑: 曰 若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ge of Modal Adverbs in *The Scripture of Karma Past and Now*

Niu Liya

Abstract: The modal adverbs are very rich in the Buddhist sutra *The Scripture of Karma Past and Now*, many of them were newborn. These newborn adverbs are mainly disyllabic; As for their source, besid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otional words and compounding of monosyllabic word, the re-grammaticalization of scope and time adverbs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ing of the modal adverbs, the context of negative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The Scripture of Karma Past and Now*; modal adverb; re-grammaticalization